

時局痛言

章士釗

兩年以來。吾國方顛倒沉迷於權力萬能之下。政走絕端。人生狂想。以爲國命所託。不外於茲。以之對內。則舉國傾心。以之對外。則強鄰聽命。近凡武夫抗疏。策士謝恩。類此之詞。疊疊不絕。神云武云。卽此種心理之所釀成。愚且佞者。固頌爲太平極盛之符。明且狡者。亦以謂十年無事之兆。蓋社會之情。昏惰兩臻其極矣。

不謂酣歌恆舞之中。忽有所謂中日交涉者發見。日本所提條件。在在與家國存亡有關。北京之畫諾稍遲。江戶之角聲已動。威臨勢逼。莫敢誰何。雖經當局折衝。不遺餘力。而其結局。則已成爲史中之奇恥。非以若干年修養之力。數十萬同胞之血。層層磨洗。不能爲功。此一迅雷。忽轟於前舉昏惰社會之上。其感覺爲何如乎。

昔瀏陽譚氏之論湘軍也。有曰。『中興諸公。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。乃不以爲罪。反以爲功。湘人旣挾以自驕。各省遂爭慕之。以爲可長恃以無敗。苟非牛莊一潰。中國之昏夢。將終天地無少蘇。』又曰。『中國之兵。固不足以禦外侮。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。自屠割其民。而方受大爵。膺大賞。享大名。矍然驕居。自以爲大功。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。不須叟忘也。』追聞牛莊一役。不戰而潰。爲之奇喜。以爲吾民之智。此其猛進乎。『瀏陽本文之所取義。非愚所論。以今之當局。持與中興諸公並論。』

亦非所圖。惟不以詞害意。觀其引爲深恥。在乎無力禦侮。而專務內競。則流涕讀之。不忍以爲非是。夫牛莊之役。尙能一戰。朝鮮之爭。未及本部。由今視之。已若唐虞三代之不可幾矣。人亦有良。心同此理。而謂此番交涉。猶不足以蘇中國之昏夢矣乎。猶不足以策吾民之智而猛進之矣乎。

所謂蘇與猛進云者。第一當知中國之亡。乃列強均勢力之賜。並非吾國本身。有何能力。致之於是。第二當知國人一味自殘。不復振作。放辟邪恥。無所不爲。即在均勢之下。所存一線生機。亦將轉瞬不見。第三當知立國於二十世紀。亦當稍顧國家原理。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。得調其和。各方面優秀分子。戮力並進。不釀雞鶩蚌鷸之勢。以墮和平進步之基。

今交涉案既起。國內頗倡主戰論。吁。亦客氣耳。日人揚言吾國所有槍彈。莫供二十四小時戰線之用。彼出一師團。即盡殲吾所有精兵而無不足。新聞家之滑稽者。恒謂對於毫無武力之支那。施其威嚇。乃強國之所恥爲。凡茲所言。吾蓋不能否認。果其能之。彼二十一條者。日本決不敢妄提。即提。吾亦決不與之開議也。以勢推之。苟地球之上。惟吾與日本獨存。則吾之四百餘州。必且直隸三島。如今之浪人所倡日支聯邦之議。猶嫌其迂。而彼不敢爲者。無他。列強盾其後耳。此種惡辣條件。不先不後。而獨見之於歐洲大戰之頃。亦即此故。然歐戰雖劇。終有已時。日兵雖強。終有所忌。故交涉開始以至於今。日使驕橫無所不至。中間偶經頓挫。少覺融和。亦賴有美政府之質問。與其同盟國之牽掣耳。日政府當議發最後通牒。元老與大臣意見不調。其第一因。則山縣松方諸人。兢兢以傷害歐美各國感情爲慮。此固非謂外交當局。未嘗盡力。元首威信。全然失效。而特與第三國之潛勢力相較。終覺慙

不於倫。由是以知吾國之存亡。由對外關係觀之。蓋不繫乎吾有何人首出庶物之故。如倪嗣沖之流。謂有大總統在。強鄰不敢啟釁。取證於此。殆未必然。或謂日本之要求。止於二十一條。正惟吾有強有力之政府。苟非此者。必且逾酷。此非倖幸。或者妄人。不爲此言。夫吾兵不強。不能引爲外交之助。此亦不足以責政府。即以民國四年之力。準吾輩理想之政則。以其所能周轉之力。整軍經武。驟逢茲變。亦不必大愈於今。故於外交失敗。徒乘客氣。不辨理由。以蔽罪當軸。乃吾輩之所不許。惟一國外交。政府既全陷於無能之境。則其對外。吾人即不必歸以救亡之功。此非稱頌功德之即足爲害。乃如此爲之。而必忘乎其所以然。將來國破家亡。尙不知病症何在之爲害也。

客曰。日本之爲此要求也。彼必已熟思審處。逆料吾國所以應付之道。不出己所規制之中。故暴戾恣睢。無所忌憚。最後通牒。無憚於發。夫所謂道。不外三途。一宣戰。二承認。三不宜戰亦不承認。宣戰彼之所樂聞也。承認則本其所欲得。惟不宜戰亦不承認。則彼苦之。何以明其然也。日本之不敢併吞吾國。徒以有列強在耳。所有領土保全機會均等諸主義。尙非島人之力所能抹煞耳。苟吾不資以口實。使之有詞用兵。彼竟不顧。公然侵略。則吾通告各國。布其理由。彼得曲名而犯衆怒。將無以善其後。果不訴之兵力。又別無對付之方。故知惟此足以苦之也。惜乎吾之當局。無其決心。惟恐日兵一入吾疆。輿情因而大擾。國內國外之不平分子。必且乘間突發。以致政府地位。瀕於危機。故明知爲良。不肯出此。日本於吾政情。洞若觀火。亦惟料及吾之不肯出此也。是以節節迫吾承認。無所於讓。是豈不爲政府之咎也乎。

愚曰。此應有之義。以此責備政府。誠不爲過。曩者歐戰初起。吾即宣告中立。日攻青島。向吾假途。當時愚即主張不從其請。而聽其以兵強行通過。此其有傷獨立國之顏面。與從其所請。而以我之同意。侵我中立者。在事實上。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。況其後維縣問題發生。彼並不遵協定之約。其結果與強行通過。全然無分乎。夫吾國之命。操於列強。正如有夫之婦。不得私有所遇。強姦與逼姦。固同爲其夫所深惡。然前者已全失其抵抗力。猶得加人以強暴之名。後者已陽諾之。人且入吾以同罪之律。吾之所謂劃分交戰區域。援引日俄戰爭之例。始終爲德所抗。未之肯承。將來吾被姦者之何以自了。尙非今之意料所能及。然破甑不顧。傾乳不哭。及今補牢。或亦不遲。於是二十一條者出矣。前特尋一夕之歡。今乃欲挾之霄遁。此其迫我以萬不能諾之勢。五尺童子。可以具知。蓋其條件之利害關係。有在本身者。有在事後者。在本身者。不外所要過關。與主權國體。直接相妨。然吾居今日。果有何力。可伸主權。更有何顏。靦言國體。譬猶孤露之女。已爲暴者所污。則亦聽其所爲而已。無奈此且不能得也。愚前言之。吾之國命。操於列強。正如有夫之婦。不得私有所遇。均勢者吾夫也。有一國焉。從吾破其均勢。即外遇也。苟既破矣。則人之欲我。誰不如彼。今雖有事歐邑。未遑顧及。一至回戈東指。而吾之血肉橫飛矣。人縱無識。不至並此不知。人縱無良。不至並此不恐。觀夫外交當局。與日使逐條磋商。不曰此與某國權利有關。吾不敢應。則曰此與何種條約相背。吾不敢承。即或偶爾抗顏。謂與主權有傷。國體有礙。亦明示日人。盾乎主權國體之後。終無非某國權利何種條約云云。可見事後之險。吾人非無所見。舉凡自傷之詞。亡國之歎。今俱無暇爲之。惟吾欲保存軀殼。努力向上。以圖獵取

機會。他日可得列於世界國家之林以上。則今之條件之不能承認。乃如鐵案之不可移。不承認奈何。戰而已矣。戰又不能。奈何。則如客言。不宜戰亦不承認而已矣。

戰者兩國俱有交戰行爲之謂。苟甲國向乙國宣戰。而乙國不受。此不得謂之戰。國際法字之曰『不抵抗。』大凡備戰不及。或武力凋傷。明知戰必無幸。而有待乎第三國之出爲周旋者。惟有採用此法。普法戰役之後。法人元氣蕩盡。不堪再戰。而德人相逼。迄無已時。至千八百七十五年。德岌岌有重開戰端之意。總統麥馬韓令其駐德大使。向德宣言。果德兵駛入法境。法終不抗。後以折衝。卒乃無事。前兩年巴爾幹戰爭。保加利亞方敵土希。而羅馬尼亞復尋保釐。當是時保決無力敵羅。羅與宣戰。不受其牒。駐羅保使。亦不下旗。羅兵已入保境。保不抗之。後以調停。亦卒無事。今吾戰鬪力之消乏。較之當時之法保尤甚。不幸而遇外交生死關頭。則舍不抵抗外。更有何法矣乎。雖然。我行此法。亦有不能不顧慮者二。一列強干涉之力。是否足以牽掣宣戰國。使於用兵以後。而更服其調停也。一吾任敵兵入境。能否保國內不生內亂也。

列強之干涉力。斯時最爲薄弱。雖然。即此薄弱之力。在日本終有所忌憚。果其用兵以後。列強竟無仲裁之餘地。則交涉之時。充日人野心之所至。條件將不止二十一。最後通牒。亦將無讓步之可言。故第一層政府尙不深慮。所慮者內亂耳。夫內亂者。以內政爲範圍。一至外侮。全國無仇無友。宜同表敵愾同仇之概。此國家之常經。而民族之正義也。今吾大敵當前。而惟內亂是憂。此常經正義云者。獨不適用於吾國。何以故。是豈政府行其萬惡之政。人民因而痛心疾首。倒行逆施而不顧也耶。抑人民毫

無愛國之心。甘爲虎倀。即有良政府。而亦倒之以爲快也耶。今且不深論。而吾之外交當局。其與人談判。始終橫一內亂之念。不敢折衝過甚。而日人公私兩面之以此相恫嚇。刺刺而不休。則事實具陳。不可爲諱。尤可怪者。數日前日政府正議袁的邁敦而未發。輿論促戰若誑。吾人之旅東者。不遑寧處。其新聞中之論調。則一致責好於吾國人。而以擾亂民國與夫破壞東亞和平之罪。推之袁總統。謂爲民國計。爲東亞計。支那國人宜與日人攜手。先行倒袁。再議長策。亡命之人。親聞此議於彼中學士大夫者。亦復不少。報知新聞者。人人知爲內閣之機關也。而其醜詆袁氏。尤無所不至。所載袁爺小傳。今日尙未終篇。爲政府計。交涉幸而未決裂已。如其決裂。則討袁軍旗必且由日人代豎。此種怪相。向後思之。令人心寒。而顧何以至此。民國與彼何關。而爲起義師。以正擾亂者之罪。獨立國之元首。他國人民對之。宜表相當之敬意。胡乃彼中政府機關新聞。於吾元首。敢於無禮辱罵。不留餘地。個人之自由思想。法當尊重。國際之間。宜愈有然。胡以此一人者。吾方尊之如帝天。而彼必強吾諡之爲盜賊。即逃亡之士。旋於其邦。反對政府之幟雖明。借寇覆邦之舉。未必所欲。何以彼人借箸。竟假定吾人爲宋乘峻李容九一流人物。而無所疑。凡此今亦不深論。惟吾屈服於最後通牒之下。原因雖多。而其畏內亂之竊發。則固政府必有之成心。與其必居之口實。昭哉可觀矣。

成事不說矣。今後當如何者。孟子曰。有孺子歌曰。滄浪之水清兮。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。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。小子聽之。清斯濯纓。濁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夫人必自侮。而後人侮之。家必自毀。而後人毀之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至哉言乎。日之最後通牒。濁斯濯足也。政府懼內亂而莫

與抗。國先自伐也。濁矣。今後當求所以清者。伐矣。今後當求所以不伐者。此束髮小兒不復疑之。其術何出。亦復反證即得。愚既有言。立國於二十世紀。亦當稍顧國家原理。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。得其調和。各方面優秀分子。戮力併進。不釀雞驚蛙鶴之勢。以應和平進步之基。斯則一際危機。可得全國一致之捍禦。嗚呼！今者外交之辱。是誠當頭一棒矣。哀我國人。獨奈何不於此一致思哉。

雖然。若此類者。二十年來。固已棒之不一棒也。而乃沉昏若素。以至今茲。欲知方來。可鑒既往。涉思及此。使人心驚。牛莊之敗。瀏陽所恃以蘇中國之昏夢者也。已則竭力蘇之。結果爲戊戌政變。自此以後。昏夢較甲午前有加。聯軍之役。又復蘇之。蘇之而昏夢復如故也。且其泄沓顛頂。視庚子前尤甚。其後十年。亦有機會。時時以小蘇之。而大蘇則在辛亥。以吾人惡蘇之性。且突進也。不足二年。而昏夢之態。又遠勝於光宣之間。瀏陽之言曰。『統政府臺諫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。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。整其手足。塗塞其耳目。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。夫羣四萬萬之鄉愿以爲國。教安得不亡。種類安待而可保也。』然前清末年。私人著述。新聞論說之反抗朝政。與夫留學生政客之公然活動者。其範圍遠過於今。而精神何止數倍。且極其整之塗塞之力。亦驅國人入於鄉愿而已。鄉愿尙有曲謹小廉之可稱。有良法律以推挽之。固不失爲近世善良國民。其國未必遽亡也。而今者整之塗塞之力。一方使鄉愿且無側足之地。一方造出無量無邊無忌憚無廉恥之小人。是果有浩劫。真不遠矣。不謂蠅營狗苟之中。忽有今番交涉出現。以善義解之。是仍所謂蘇我者也。然而屢蘇而屢昏。屢昏而屢蘇。昏量愈增蘇機愈狹。日本維新五十餘年。始有今日。吾國自甲午敗後。發憤自立。

急起而直追。國差可保。而乃蹉跎復蹉跎。冥頑無復省錄。以至於所餘者。惟列國均勢一線之機。此機也。前已言之。亦將轉瞬不見。嗚呼。死期至矣。而仍不欲爲臨終之懺悔矣乎。

愚執筆至此。覺有一異常之感念。惟吾心曲。則交涉急迫。烽火告警之時。而墨客文人。且請開方略館。仿聖武記例。紀述蕩平內亂之盛德。以謂唐虞以來所未有云云也。夫如此之爲。求之史冊。豈乏其例。推其命意。吾豈得以自欺。讀者試遊目及於五年以遠。並自念所居爲二十紀之期。則所謂方略。不難得其真解。吳稚暉有謂今之思想。全走曲線。是之謂矣。然此不過一端。其他可哀可痛之舉。何可勝數。孟子曰。不仁者可與言哉。安其危而利其菑。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。南海康君講其義曰。『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。言之深痛。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。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。羣盜滿山。而以太平諱飾。偏安半壁。而以歌舞懽娛。寢於薪火之上。巢於覆屋之下。而鬻官鬻貨。偷竊鑽營以樂旦夕。至其敗亡。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。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。近者鳳凰城破。而傳戲稱壽不休。台灣賠割。而泄沓意傲如故。此非人之來伐。而已之自割也。古今一轍。不知覆亡之不堪踵也哀哉。』嗚呼。愚也無似。即欲論事。何以加茲。今請誦之以卒吾篇矣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民國四年五月九日）